

“文学进军” 擂台
征文 第八季

被春风偏爱的时间

杜明芬

晨起出门时,发现院子里的花一夜之间全开了。攀枝花与白玉兰互不相让,三色堇和马缨丹你追我赶,紫花风铃一枝独秀……朋友说这些花都是被春风吻醒的,春风温柔得像一位母亲,世间万物都是她的儿女。春风心疼老树的疤痕,也心疼春天的行人,所以,才想让花开遍各地,想让每一个孤寂的灵魂都能找到原始而纯粹的爱意。

于是,我向朋友提议出去走走。我们沿着马路前行,野花草对我点头致意,仿佛在说:“呀,春天和你都来了!”调皮的云站在一栋楼的后方,偷偷地瞧我,反复确认我是不是和它相爱的那个人。我们确实很久没见了,尘世间繁杂的事让我过于疲惫,我渐渐在花和云的眼睛里销声匿迹。

再往前走,攀枝花的一抹赤红映入我的眼帘。前些日子,我就听同事说近来是吃攀枝花的好时节。我把刚落下的攀枝花捡起来仔细端详,那肥厚的花瓣中间长着数十根细细长长的花蕊,我不禁想问,吃的是这些花瓣还是花蕊呢?攀枝花炒腊肉是什么味道呢?是不是可以做成攀枝花芝麻饼?

中国人总是对吃情有独钟,鲜花入馔也是常有之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朝花夕食”,吃花像是吃了一个季节。林洪的《山家清供》和戴羲的《养余月令》记载的花馔种类丰富。我想每个季节都应该尝一尝鲜花做的食物,当然,不一定都做成鲜花饼,也可以做成其他吃食,如腊梅玻璃鸡片、桂花芋头等。

有两个小朋友一直盯着我手中的攀枝花,眼神里满是羡慕。他们口袋里也装了很多花,但肯定没我这朵新鲜,我才

不送给他们呢,因为,这是我的春天。

沿着湖边漫步时,我内心是极其平静的。微风吹过时,水中的倒影层层叠叠,好似母亲将收下的衣服一折一放。阳光铺在水面上,闪烁着粼粼波光,就像是谁泼了一碗银白色的液体,我一直走一直回头,那银白色的液体一直流,流到了我的心里。日子好像并非是我想象中的那样苦闷无趣,生命的鲜活充斥在一呼一吸之间。

春日里的植物为什么总是如此葳蕤茂盛呢?我看着铺天盖地的炮仗花还是会为它们心动。一簇簇橙红色被春天绣在了绿色的毯子上,是要送给谁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推开门走了出来,她对我微微颌首,然后慢慢走进了另一个小院。那个院子里也种了满墙的炮仗花,两位老人手拉着手相谈甚欢,她们絮絮叨叨地聊着家常,像是许久未见的朋友。

或许,生命走到迟暮时,每一寸春光都会格外短暂,所以,她们平和安静,内心从容,想不负此生。我挽着朋友的胳膊,也想把这满墙的灿烂送给她。缘分很奇妙,天南地北也无法阻挡一个人靠近另一个人,而平庸的人生正是因为这些微弱的星光才变得波澜壮阔。

春风撩动青丝,春花微微晃动。我不免想到了故乡的田野,想到了山高水长。时至今日,我终于相信我是被春风偏爱的人,也是被时光偏爱的人。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变成了我旷达的心境和内心的安宁。我虽是沧海一粟,渺小如尘埃,但我有自己的风景。

嘿,朋友!这里有一段被春风偏爱的时间,你还不来体验吗?



种春风

邓荣河

和煦的春风,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用来播种。阳春时节,我们一家人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种春风。我们种下的是春天的期待,一份执着的痴情,一点三月的感动。

乡下的父母亲,别看七十有余了,依旧经营着十多亩责任田,仍然保持着勤于劳作的传统。阳春时节,年迈的父母在责任田里种春风。他们种下的是遇雨就长的希望,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永恒。辛勤的汗水,是最具后劲的营养液。播种下的春风一经汗水的滋润,顷刻间便会风情万种:蓬蓬勃勃的春,在广袤的田野如碧绿的潮,一次次沿着阳光的引领涌动。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知自己责任的轻重。室外阳光明媚,室内风情万种,我在教室里一丝不苟地为孩子们种春风。一年之计在于春,我种下的一颗为国培育英才的决心,一份渴望桃李满园的赤诚。无私的奉献,忘我的工作,是永不过时的底肥。被那些底肥滋养过的春风,愈发暖意融融。于是,令人生厌的倒春寒,只能来去匆匆。充盈在教室里的,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原始意义,是渴望孩子们早日成才的殷殷憧憬。

妻子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在繁忙的企业里和姊妹们共同种春风。她们种下的一颗颗巾帼不让须眉的承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让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值持续攀升,让农历癸卯年真正成为一个一路奔跑的好年景。加班加点,成为发自肺腑的意愿;你追我赶,成为企业里最靓丽的风景。看,春风在每道流水线上跳跃;听,春风融入机器的阵阵轰鸣。

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正在外地读大学里的女儿,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春风。女儿种下的是一个提升自我的规划,一个报效祖国的美梦。科学与严谨,是女儿手中的两把锋利的剪刀。一把用来修剪现在的理想,一把用来裁剪以后的人生。

春天里的树

徐满元

面对姗姗来迟的春天,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喜形于色的,无疑是那些站立着等待了一个又一个被寒冷劫持了的日日夜夜的树儿们。

即使是常绿树木,它们也无法因为“底蕴深厚”而无惧霜雪的“白色恐怖”,从而对春的到来无动于衷。相反,它们早已被隆冬刺破了常绿的表皮,将压抑和郁闷的液体注入其体内。所以它们在冬日里的表情,看起来似乎有些凝重,一副郁郁寡欢、不苟言笑的样子。尽管还是将那些不愿远走他乡而又无家可归的鸟儿,一把搂进自己宽厚仁慈的怀中,但鸟儿仿佛受到树儿们情绪感染,也用沉闷粘住了动听的歌喉,好像是要与它们委身的树冠达成某种默契——如果说树冠是一扇扇关闭的门扉,那么鸟儿就无疑是一把把铁锁,只等春天的万能钥匙来一一打开。

可春天一来,树儿们便如同遇到知己一样,诉说的欲望顿时勃发开来。很快,每一片叶子都像一只亮晶晶的眼睛,叫春阳看一眼就心领神会。所有的心照不宣都被嘈杂却也悦耳的鸟鸣所取代。那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青到翠的绿,叫春雨悉数翻译并润色开来,不断丰富着春天的内涵和外延。

没有谁比落叶树们更翘首以盼着春天的到来,并乐意将春天高高举起在头顶。

曾被秋风反复盘剥得身无分文的落叶树们,叫歇斯底里地纠缠了一冬的寒风悻悻而去,也让隔三差五便来嘲笑一番的雪花,自讨没趣后消失无影。也就在此时,竖耳倾听的落叶树们,已十分清晰地听到春天来临的脚步声。于是,悄

悄捏出一些深藏于体内的叶芽的诱饵,借春风之手撒向树冠的水域,春意便过江之鲫般群游过来。

那些曾被落叶树们视为荣誉勋章的鸟巢,尽管仍然空空如也,但它们不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只高音喇叭,不停地向因避寒而背井离乡的鸟儿高声呼唤着:“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春天里的落叶树们最知晓:没有鸟儿的树林,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因远离热闹和幸福而变得索然无味地度过一日又一日。春天的鸟儿,是树儿们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叶子,也是树儿们开出的会飞的花朵。

当春阳、春风、春雨通力协作,用越聚越旺的绿叶的精气神,和争先恐后绽放的花朵的笑容,逐渐取消了落叶树与常绿树的差异时,融为一体的它们便如兄弟姐妹似的,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心连着心,在那共有的春天的大舞台上,把一场宏大的绿色进行曲演绎得此起彼伏、高潮迭起。叫那一心想开季节倒车的倒春寒都失去了前来聆听的勇气。春天,便也像那些身着清一色崭新绿装的树儿们一样,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此时的树儿们,都成了大地抱在怀里的竖琴,信手弹着翠绿的曲子,给张着太阳和月亮的两只大耳朵的天空听。而鸟儿们除了充当最活跃、最动听、最抒情的音符外,还孩童般自由往来,在常绿树与落叶树上自由自在地生息、成长、繁衍、歌唱。

其实,春天里的一棵棵树,本身就是一只只快乐的鸟,无忧无虑,远离烦恼,只一心把欣欣向荣和蒸蒸日上拥抱。

